



朱克乾

拜 年

拜年是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习俗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年大年初一清早,在父亲带领下,有序地做好新年的拜年工作。初一这天,大约四点钟后就静悄悄地起床,不能大吵大闹,生怕惊动年神,晦了新年的财气,吵醒了家中熟睡的老人,然后悄无声息地洗漱后出门。

父亲带着香烛纸钱,我挑着水桶,从厨房出门,到龙门外一棵大柏树旁。大柏树上头一天傍晚时贴有五公分宽、三四公分长的两张红纸,分别用毛笔书写有“出门大吉”等字眼。我和父亲就在这棵大柏树下烧纸钱,然后挑着水桶继续前行,到水井边,挑上水平稳稳地回家,不能向外洒一滴水,洒了就洒了财气,预示新年财不满。

一路上还要捡柴(财)回家,这一切工作叫出行,都是默默进行,不能随便说一句话,不能让别人知晓。这项工作一般都是男子参与,女子则在家中滚汤圆,大年初一吃汤圆,预示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团团圆圆,生活幸福美满。

父亲从外面推开堂屋大门,除夕傍晚在大门门缝处张贴一张正方形的红纸,上面书写“开门大吉”四个大字。关上门后是不能打开的,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出行完后才能打开。我把水倒进水缸里,来到堂屋,和父亲一起在香火台前点上香烛,然后作揖拜祖宗。如果是同

血脉的几家同一个堂屋,同时在堂屋拜完祖宗后,就要拜在一起的长辈,从辈分高的、年长的开始,然后是兄长。我们家和堂伯家一头两屋住,拜年像约好的一样,几乎同时进行。堂伯带着堂哥跟我们家一起在堂屋拜祖宗,拜完后,我得先拜堂伯,后拜父亲,再拜堂哥,然后各自回屋。

我进屋后先拜祖母,才给母亲拜年,这时候弟弟妹妹们也起床了,赶上我和父亲在拜祖宗就进堂屋来一起。如果没有赶上,也得赶紧起床,他们在家里拜了祖母后,就等我和父亲进屋,给父亲和母亲拜了年,然后拜我这个当长兄的。

这一切做完,天还没亮,于是赶紧搬出家里提前准备好的爆竹,不管大大小小,不论男女老幼,只要喜欢的,各自选爆竹“噼噼啪啪”地放起来。准备的爆竹有大有小,有长有短,有单个的,也有长串的。那时很少有烟花,顶多就是神须线(小火箭),站在阶沿上放,玩得开心。爆竹不要放完,扔一些散的到爆竹屑中,让孩子们收拾,他们会说:“好多爆竹啊!”这是新年第一天要说的吉利话,不能说“没得”。

爆竹放完,正好天大亮了,开始进行拜年的下一项工作,出去给家族中的长辈兄长长辈拜年。

那时候虽然物质匮乏,给长辈们拜年,长辈都要包一角二角钱的红包。当然,那时没有红包一说。

那时候给红包称之为“打发”,打发打发,打赏你让你新年大发。打发的钱是长辈们前几天就准备好的。如果经济困难的家庭,实在拿不出打发钱,就给一句祝福的吉利话语。未成家的兄长长辈没有经济来源,就不给打发,只给一句吉利的吉利话就行。

大多数家庭每个人都要在过年时穿新衣新裤,包括鞋袜也是新的,预示新年新面貌、新气象。去给族中的长辈们拜年,不管刮风下雨或下雪凝冻都要去,无论地干下湿,哪里碰到就在哪里拜,讲的是诚实、诚恳,要的是一片真心。

族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姑婆对我特别好,每年拜年都要特殊对待,其他的小孩去拜年,只给一角或两角的打发钱,我的则是一张崭新的五角纸票。准备的打发钱没有了,我必须给我留着,每年都不会落空。

族中公公当兵转业后在铁路工作,每年过年都要回家,因为他在族中辈分高,又是有工作的人,拜年的小孩们爱先去给他拜,想多得打发钱。去得早的公公会问一声,给公公二公拜了没有?小孩儿不撒谎,有的说没有去,没有去的即使磕了头公公也不给打发钱,手一挥你自知是怎么回事。小孩儿自知错了,抬手摸摸后脑勺转身就去给大公公婆婆二公二婆拜年去了。遇到雨天或雪天,地下有稀泥,有的怕把自

己的新衣服弄脏,假装跪一下就起来,一看裤子还是干干净的,公公也哄他们说没有准备打发钱。那是公公看他们心不诚,就不给打发钱了。

我去时,正好碰到小伙伴们给公公拜年回来,他们劝我说,不去了,不去了,公公没有准备打发钱。我说,管他有没有,该拜还得拜。来到公公家,公公正站在他家院坝中央,地上满是泥泞,我走上前毫不犹豫,扑通一个响头跪下去,说,公公,拜年了!公公赶忙弯腰扶我起来,爱怜地说,乖孙,快起来,衣服弄脏了!

公公扶我起来后,我正转身要走,公公说:“你很乖!”从里面衣服的内兜里摸出一张崭新的五角纸票递给我。我接过来后,给公公行个礼,拿着那张五角的崭新的纸币高高高兴兴地握在手里,又进屋去给婆婆拜年。

每年初一拜年,我得到的打发钱都比其他小伙伴们多,这是我的真诚得到的回报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想起那时候拜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,那时候拜年的甜蜜和快乐仍回荡在心里。

拜年,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传统,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拜年的形式不断创新,拜年的习俗在创新中传承,我感到由衷欣慰。

(一)

冬天,下雪无疑是美丽的。人们盼望冬天能够下雪,可以在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,静静地阅读大自然,希望点燃冬天的浓浓暖意。

在冬季,穿厚衣,静看雪,烧暖炉,聊暖心话,感受人间真情。户外寒风凛冽,匆匆来客,行走在洁白的世界,满屋欢笑声迅速褪去冰凉。

围炉夜话,让冬天绽放春色。

(二)

仰望天空,雪花簌簌落下,在这梦幻般的意境,可以遥想历史的风云,那些发生的纷纷扰扰,让世人明白人生如戏,生命中的爱恨情仇、功名利禄,终将逝水东流去,一切皆如空。寻觅着历史中的唯美文字,感受着五千年悠远的文化气息,在汲取文化养分中不断前行。

下雪的时候,应该听听那些悠扬婉转的音乐,那些曼妙轻柔的曲子,让你的心变得宁静,放弃世俗的念想,无声的世界洗礼着你的灵魂。

雪,一片一片一片,从空中潇洒而至,与我相遇相拥,内心禁不住惊喜起来。下雪的天空,一切都显得寂寥无声,有几丝忧郁的感觉,那些美丽的云彩正奔走相告:瑞雪兆丰年。孤独的树在山坳寂寞着,感受着不一样的季节温度。原野沧桑,冷风的风吹过无垠的广袤,窃窃私语:春天不远了……

(三)

下雪了,会想起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,也会打开那些尘封的记忆。

小时候,家里条件不好。1981年,我家搬进“新房”。那是四列三间的土坯墙房子,所用木料还是从邻里和亲戚家东拼西凑组成,几扇大门基本完工外,窗户没有安装窗框和玻璃,只留有一个圆孔,就匆忙搬进去。无奈,父亲在遵义外出务工,母亲在家做农活带我们三兄弟。

那年冬天,家里破天荒杀了300多斤的年猪,在村里引起不少热议。母亲将少数猪肉熬成猪油后,大部分猪肉熏烤成腊肉,全挂在屋内,我们每次看见,心里都美滋滋的。夜晚,下雪了,一切都显得很安宁,气温很低。像往常一样,全家人傍晚九点半就上床睡觉。到了深夜,有个模糊的黑影靠近房屋,发现房门和窗户都关闭得严严实实,那个小偷试着通过墙上那个圆孔进入屋内,由于圆孔太小,反复试了好几次,都没有成功。

或许是时间太长,造成不少响动,母亲发现异常,于是疾声呼喊父亲的名字(实际上,这时候父亲根本没在家),我们三兄弟也被惊醒,迅速用煤油灯将屋内照亮,唤起了周围邻居。一会儿,邻居们就急忙赶了过来,屋内顿时热闹不已,大家认为没有丢东西就好。母亲很感动,一个劲地让我们为大家装烟倒茶。

窗外的雪越下越大,整个村庄雪白一片,人们陆续返回家里,母亲让我们三兄弟也上床。母亲把地炉火燃得很旺,她已没有睡意,目不转睛看着火焰,沉默不语。那夜,雪一直在下。

(四)

此后,父亲就选择在附近的纸房村修建公路。腊月二十九,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,辞旧迎新,都在庆贺新春的来临。不远处鞭炮响起,欢笑声不时在村里回荡。母亲的过年饭菜早已做好,也安排我们在房子西侧的菜园里等待父亲了好几回,但始终未见父亲的身影。

雪越下越大,母亲反复那句:“你家老头怎么还不回来哟?你们再回去看看!”于是,我们三兄弟又走到房子旁的土坎,那里能够看得远,一次次等待,依然没有父亲的身影。

傍晚时分,父亲风尘仆仆地回到家,满身盖着厚厚的积雪,一个劲地说天气真冷。我们迅速将菜再热了起来,有些菜都变了颜色,虽然我们早已饥饿,但无人动一下筷子,都等着一家人团圆。我反复给父亲夹菜,母亲啥也没有说,默默地为父亲抖衣服上的积雪。父亲连连解释,因包工头想赖账,只想支付一部分,父亲费了很大周折才将工资要齐。母亲眼里充满深情,因为父亲的归来,全家的年货才有了着落。

父母对家的守护,让我终生难忘。

(五)

象山,是南白欣赏雪景最佳的地方。走在蜿蜒的山路,看着那些轻盈的雪,竟可以将笔挺的树木压弯,让我深感大自然的神奇力量。经常会相遇在雪地里寻乐的人,大家穿着美丽的衣服,带着对大自然的热爱,追逐着,嬉戏着,生命不会因为寒冷而变得静止,依然在绽放别样的风采。

我在飘雪的象山,曾拍摄了不少美丽图片,每次欣赏,心里总美美的。

前不久,去了趟曾经工作的地方——保海,心中激动不已,早已阔别许久,在那里有我深深的青春记忆。当初,二十余岁的我怀揣梦想,穿越山水,无畏艰难,挥洒自己的青春和热血。走在蜿蜒曲折的盘山路,皑皑白雪,银装素裹,对这条难得的水泥路格外感兴趣,路面不宽,仅两车道,有的地方错车时还需先找位置才行,很多路面开始破损,丝毫不影响车辆通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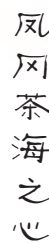
村落的乡间,被白雪罩着,格外美丽,村委会办公室格外醒目,两层楼的黔北民居宽敞明亮,这里环境优美,四处绿树掩映,场所设施齐全。村支书是三开外的年轻人,皮肤黝黑,脸上略有岁月裂痕,我似乎在他脸上看到了当初我年少轻狂的影子,心中约定,有时定会到村户走走,与他们拉拉家常,听听他们讲讲心里话,毕竟这是我梦想萌动的地方。

下雪啦!我在聆听,希望听到最美的声响。

生活散记




鲁迅雷




钟凡




张清霞

别样的辞旧迎新

耕师时代的生活啊,将永远鲜活地保持在我一生的记忆中。即使我进入垂暮之年,也常常把记忆的白帆,驶回到那些金色的年月里。

放寒假了,天气一直晴好。校园附近一带的山峦、房屋、田野和山林,都沉浸在无风的恬静和明朗的严寒中。同学们怀着喜悦而急切的心情,忙着收拾行李回家过年。

这是耕师的第一个寒假,同学们轻轻地来了,又轻轻地走了。挥一挥衣袖,带走了校园里歌声和欢笑声,留下的是空荡荡的校园和清寂。

幸好,大庄老师的家在江苏淮安,远隔千里,假期短,交通不便,天寒地冻,只好留校过年。刘主任的家人来校过年,这样,给我们几个偏远山区、家境困难的同学增添了勇气和热闹的气氛。

新学校刚竣工,开学了才能住进新校舍,大庄老师和同学们都暂住学校的农工家。

大年三十夜,农工李队长在她家柴房里烧了一大堆柴火,邀请留校的两位老师及家属和留校的同学去烤火、过年。

大家兴高采烈地围着火堆而坐。火塘里的火越烧越旺,那不断跳跃升腾的火焰,发出湛蓝的光,耀眼的火星四处飞舞,还不断地爆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,真像除夕夜

辞旧迎新的鞭炮声。很快,一张张笑脸烤得红红的,被火光照得亮亮的。可是,自从上次在大庄老师的课上没回答上他抽查的问题,我很长一段时间满面愁云,快乐的歌声像过冬的燕子一般,飞到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去了。

这种懊恼终于引起了大庄老师的注意。他欢迎我唱支歌,我不好意思地推辞着。大庄老师用关爱和鼓励的目光看着我,坚持叫我唱,说是给大年三十夜添几分愉快的色彩。我觉得大庄老师说得对极了,便很用心地唱了刚学会的《汾河流域》,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。我听见大庄老师的掌声最响,看见他满盈的笑容如春日的阳光。

这是个辉煌的时刻——我尝到了被夸赞的滋味。这掌声也足以让我陶醉许久了,直到现在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,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。

火把把柴房照得红彤彤的,大家更是活跃起来,个个争着出节目。大庄老师给我们朗诵诗歌,火光照着他那浓黑的亮发,那锐利的眼神神采奕奕,显现出青春的活力。“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,佳木秀而繁荫……”大庄老师带着江南味的普通话脆响甜美,像一条活泼的小溪,带给我们的是春柳枝拂面的惬意,

意,同学们的心中充满对大庄老师的敬意和感佩。刘主任讲话,教我们猜字谜,大家玩各种游戏,歌声、笑声、掌声不断,火塘边充满着浓浓的年味,大家沉浸在这别样的辞旧迎新的欢乐之中……

大年初一的早晨,春阳给大地镀上金色,空气是清冷而新鲜的。田野中的青苗好像突然长高了几寸,小溪的水悠悠流着,小鱼在清澈的水中活泼地争食……师生们在食堂欢天喜地地吃着汤圆,大庄老师热情地邀请同学们到他那里坐坐。

大庄老师把我们领进李大爷家的堂屋,叫我们随便坐,同学们笑着,有的坐板凳,有的坐大庄老师的床。大庄老师站在一八仙桌前,桌上堆了好多书,有打开正看着的。屋子没窗户,光线很暗,虽冷,却开着大门。

大庄老师见大家愉快而活泼,粲然一笑,说:“我没有东西招待你们过春节,只能请大家来看书了。学校新建,一本图书都没有,你们怎么办呢?”我抢着说:“到城里的小书摊租书看。”“哦,是这样啊!”大庄老师和蔼地对大家说:“不光看文学书,还要看历史、自然科学、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古代的,我们学校有了图书就好了。我这里有鲁迅的《朝花夕拾》《郭沫若作品选》